



□宫玉河

## 平原文昌阁：五百年的守望

1956年，地处鲁西北的恩县被裁撤，大部分划归德州平原县。这里有一座地标古建筑，仍巍然矗立在原地，这就是具有五百多年历史的文昌阁。这座文昌阁是山东省第四批文物保护单位。

现在的文昌阁位于平原县恩城镇中心小学校园，古朴的文昌阁和现代化的教学楼，在这里和谐共处。

文昌阁坐北朝南，为砖木结构，总高约12米，下方、上圆、尖顶，取“天圆地方”之意。建筑整体古朴典雅、结构精巧，具有浓郁的中国古代亭阁建筑风格。

平原县文昌阁由两大部分组成——下半部的双层高台和高台之上的双层楼阁。双层高台为青砖垒砌，第一层为15平方米，第二层为12平方米，一大一小，形似“套娃”。上下两层均高2米，周围都是青砖十字花栏，高台之上，是双层木质楼阁，形态为下方上圆。

文昌阁下层为正方形，四周由七根红漆圆柱支撑，圆柱间青砖墙严丝合缝，镶嵌于四周的玻璃窗，可采光纳阳。上层有十二根红漆圆柱和玻璃窗，构成六角形阁楼，绿色琉璃瓦圆顶像是一顶伞盖，闪着绿幽幽的光彩。阁顶端为白色葫芦状“朝天锥”，将整个文昌阁点缀成一个庞大的金字形。上下层之间是翘檐飞角，雕饰在四角的龙头栩栩如生。

文昌阁西北角有一个红漆角门，门上是翘角护顶。开门入内，循着“马道式”坡

梯，可踏步而上，到达高台，可环望四周。

文昌阁是古代倡导文化的象征地，也是祭祀“文昌君”的专用场所。“文昌君”即“文昌星”，又名“文曲星”，传说是天界主管文运科名的星宿。古代学子为了考取“科名”、步入“仕途”，就用拜谒“文昌君”的方式祈求保佑。这种祭祀“文昌君”的习俗兴于明代，盛于清代，后来逐渐消失。

据地方志书记载，平原文昌阁于明成化十六年知县孙秉彝、康熙六十年知县陈学海曾两次修葺。平原文昌阁是古时恩县“学官”的一部分，建在县城的文庙旁，周围是由崇圣祠、大成殿、明伦堂、钟楼、魁星楼等组成的古建筑群，占地约50亩，雄伟壮观。

护城河在文昌阁东侧穿过，寂静的水面上，时常呈现出上下对称的“文昌倒影”，然而这些壮丽的景观，在历史的变迁中大都荡然无存，唯有文昌阁巍然屹立，在历次修葺中，文昌阁吸收了不同年代的建筑风格，使它的造型日臻完美。

随着现代学校教育模式的诞生和普及，以文昌阁为“文脉”的恩县文庙成为办学的场所。早在民国时期，这里就是恩县师范讲习所、恩县县立简易师范学校（恩县师范）的校舍。1953年春，恩县师范将文昌阁用作图书馆，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修缮，也就是经过这次维修，文昌阁基本形成了现在的样子。1954年7月，恩县师范停办，山东省平原县第二中学迁入，校址一直在文昌阁这处院落。1997年，平原县将平原二中从恩城镇迁到县城，1999年恩城镇中学迁入。2005年8月，恩城镇中学撤销，从此这里便成为恩城镇中心小学育人之所。

文昌阁周围一直氤氲着浓浓的“文气”，师生们也对文昌阁怀有浓浓的感情。看着文昌阁破败的房檐在风雨吹打中衰落，曾经担任恩城镇中学校长的袁建国心急如焚，他到县文化局反映情况，又联系政协委员助推文昌阁维修。为确保文昌阁的高标准修缮，时任平原县政协常委、恩城商会会长刘勇专门到曲阜考察并请来有资质的古建筑维修队，于2005年5月13日对文昌阁动工维修。经过6个月的努力，使这一古老建筑得以修葺完毕，这座五百多年历史的文昌阁重放异彩。著名哲学家、宗教学家、历史学家、国家图书馆原馆长任继愈先生闻家乡有此盛举，欣然命笔题写文昌阁匾额。

（本文作者为山东省作协会员、山东省散文学会会员）

【故地往事】

## 故事里的沂蒙

### 朝阳官庄彭大娘送四儿一女上前方

1943年底，山东根据地度过了黎明前的黑暗，八路军积极准备发动局部的大反攻。此前，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规定每年的2月为“拥军月”。在此背景下，根据地出现了大规模的参军热潮。1945年，《鲁中大众》和《大众日报》等报刊分别发表了歌颂动参模范王步荣的秧歌：“朝阳官庄彭大娘，拥参工作做得强，母送子来妻送郎，彭大娘四儿一女上前方。”

彭大娘叫王步荣，出生于1889年，本是沂水县沂水镇小滑石沟村人，后与武家洼乡朝阳官庄彭纪忠结婚，人们都叫她彭大娘。彭大娘婚后有五儿三女，34岁时丈夫病故，她一人把8个孩子拉扯成人。她含辛茹苦，但家里还是很难糊口，万般无奈，她只好将大儿子和二儿子送到地主家扛长活。

1938年1月，彭大娘送二儿子彭润水到沂水抗日游击队十九中队（后为抗日二中队）当兵，润水较早地接触了革命。润水的革命经历让彭大娘明白了穷人只有起来革命才能翻身的道理。于是，彭大娘也参加了革命工作。1938年，王步荣被选为村妇救会长，并担任村贫民互救会组长，积极组织妇女开展生产，支援前线，并在这一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王步荣家就成为党的秘密联络点。当时省、县、区的干部经常吃住在她家里，她自己经常传递情报、站岗放哨、救护伤病员、烧水做饭。

有一次，黄达真同志在执行任务中被敌人抓了去，胸前的肉都被敌人用蜡烛烧伤了，党组织把他营救出来后，安排在王步荣家里休养。王步荣看到黄达真的伤口，心疼得直流眼泪，就将自己的棉被套撕了，烧成灰给他敷在伤口上，杀了家里的老母鸡熬汤给黄达真滋补身体。王步荣还冒着危险去采草药，配置土方给黄达真治疗，经过精心护理，黄达真恢复了健康，重新回到了战斗岗位。

1938年秋，彭润水在下河城攻打敌人据点时壮烈牺牲。失去儿子的悲痛没有压倒彭大娘，同年她又送三儿子彭润田参加了沂水县二区中队。她说：“我二儿子牺牲了，部队有了损失，我再将三儿子交给党，你们要多消灭敌人，为润水和牺牲的同志们报仇。”

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时期，部队伤亡大，减员多，急需补充力量，王步荣又送刚满14岁的四儿子彭润河到山东纵队当兵。1943年，党组织号召动员一部分女同志到后方学习，为部队培养医护人员，王步荣又说服女儿彭润彩和本村两名姑娘参加了鲁中军区青年干部学校。

1945年，沂蒙根据地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大参军运动，为了动员更多的人参军，很多党员干部带头，王步荣深知这次任务很重，她想只有带头动员自己的孩子参军，村里的动员工作才好做，可是让谁去呢？

那是一个阴雨连绵的夜晚，王步荣辗转反侧，夜不能寐。她想，大闺女和二闺女都没有文化，并早都出嫁了，小儿子彭运江年仅12岁，年龄太小，不能参军。王步荣想来想去，就只有留在自己身边的大儿子了，如果让大儿子参军，村里的动员工作就好做了，但是，自己8个孩子，已经送出去4个了，只有大儿子润山还在身边，30多岁才娶了媳妇，孩子还小，让他参军，儿子和儿媳妇同意吗？丈夫去世多年，自己今后依靠谁？为此，她一夜未眠。

第二天一早，雨还在下，王步荣早早起床，做好一家人的早饭，还把平日里不舍得吃的鸡蛋做了两个荷包蛋。等儿子、媳妇来吃早饭，王步荣把有两个荷包蛋的饭碗递到了大儿子手里。儿子一看就愣住了，停顿了一会儿，瓮声瓮气地说：“娘，你是让我去参军吧，我不去，我要留在您身边。”忠厚老实的大儿子向来对母亲惟命是从，这次儿子说出的话让王步荣心里五味杂陈，她拍了拍大儿子的肩膀说：“润山，娘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你爹走得早，弟弟妹妹又都不在家，家里需要你，可是部队更需要你，只要你报名参军，村里其他人的工作就好做了。”

自古忠孝难两全，大儿子彭润山在村里第一个报名参了军。在王步荣的带动和影响下，全村出现了母送子、妻送郎的动人参军场面。当时争先报名参军的共达42人，成为有名的“参军光荣村”。为此，中共沂北县委授予朝阳官庄“荣冠全区”锦旗一面，中共二区委奖给该村“保国争光”光荣匾一块。1945年，王步荣获“鲁中区模范军属”称号。

【史海钩沉】

## 唐代诗人高适和单父台

□赵瑞峰

唐代大诗人杜甫在《遣怀》诗中说：“昔我游宋中……忆与高李辈，论交入酒垆……”诗中“高李辈”的“高”，是指唐代诗人高适。

高适（704年—765年），字达夫，渤海蓚（今河北景县）人，少家贫，客于梁宋。

唐代天宝三年，高适巧遇自洛阳结伴来游梁宋的李白、杜甫，三人欢然同游。他们于汴州登上了吹台（繁台），又在宋州（今河南省商丘市）登临了平台，三人还一起游览了同属宋州的单父台。

《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唐五代卷》“高适”条说：“天宝三载……夏，与李白、杜甫会于梁宋，登琴台，怀古赋诗。”

单父台位于山东省单县，唐代时属宋州，单父台又名琴台，相传孔子弟子宓子贱曾为单父邑宰，在此弹琴，“鸣琴而治”，遂传为佳话。

对于单父台，高适并不陌生，早在唐开元年间他客居于梁宋

时，就曾登临，并有诗记之，即《宋中十首》之九：“常爱宓子贱，鸣琴能自亲。邑中静无事，岂不由其身？何意千年后，寂寞无此人。”

高适与李白、杜甫同登单父台，是在一天的傍晚。杜甫晚年寓居夔州时，曾回忆起这次游单父台的经历，并写道：“昔者与高李，晚登单父台。寒芜际碣石，万里风云来。桑柘叶如雨，飞藿去徘徊。清霜大泽冻，禽兽有余哀。”据诗中所叙时令显然是在秋季。《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唐五代卷》“高适”条则称，李白、杜甫、高适登单父台的时间为夏季。

山东大学《杜甫全集》校注组所撰《访古学诗万里行》“梁宋一瞥”一章里，也称其登台时间在夏季。当然没有理由怀疑杜甫诗中有误，这可能是由于高适与李白、杜甫在梁宋漫游的时间较长，继夏初那次登单父台之后，他在秋天又一次登上单父台。

登临单父台后，李白、杜甫和高适都写了诗，杜甫诗即上述的《昔游》，李白写了《登单父陶少府

半月台》诗：“陶公有逸兴，不与常人俱。筑台像半月，回向高城隅。置酒望白云，商飙起寒梧。秋山入远海，桑柘罗平芜。水色渌且明，令人思镜湖。终当过江去，爱此暂踟蹰。”高适则写了单父台诗八首，《宓公琴台诗》三首是其中较有名者，他在诗中说：“宓子昔为政，鸣琴登此台。琴和人亦闲，千载称其才。临眺忽凄怆，人琴安在哉！悠悠此天壤，唯有颂声来。邦伯感遗事，慨然建琴堂。乃知静者心，千载犹相望。入室想其人，出门何茫茫。唯见白云合，东邻邹鲁乡。皤皤色中老，自夸邑中理。何必升君堂，然后知君美。开门无犬吠，早卧常晏起。昔人不忍欺，今我还复尔。”

高适与李白同登的单父台，在今天单县县城东南隅隔护城河边，明代以前是在县北，《太平寰宇记》记载：“琴台在单父县北一里，高三丈。”清康熙三十七年，在单父台故址建有鸣琴书院，后废。

（本文作者为文史研究者）